

迹具县志文苑志。光绪通志别集类著录《衍波亭诗集》，词曲类著录《衍波亭词集》，皆无卷数。县志本传则载《衍波亭诗词全集》，艺文作《衍波亭全集》十四卷。今据本书著录。瑛昶年甫冠，受知于督学朱筠。每入都，士大夫皆倒履恐后。《桐旧集》录诗二十八首，见集中。

杨米人还给王汝璧（即上引的王镇之）的《铜梁山人词》作过“叙”，说：“邨来锦制，命跋谰言，昶愿附骥旌。”王汝璧仕至刑部右侍郎，嘉庆十一年七月卒。他任观察（道员）的时间为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至嘉庆四年一月。他与李符清、杨米人的交情都不错。翁方纲曾为杨米人著作写过序，可见翁亦是很赏识他的。但翁方纲的《复初斋文集》及《复初斋集外集》都没有收入为杨米人写的序。可能是认为此“序”不工，被淘汰了。末了，由于提要的启发，我查阅了《桐旧集》，确在第三十三卷收入杨米人的二十八首诗，并系小传一行：“杨瑛昶，字□□，号米人，由考职，官天津分司运同，有《燕南代北诗钞》。”其下用小字（双行注）录下吴锡麒《燕南代北诗钞序》。可能《全集》中有《燕南代北诗钞》，只可惜未睹《全集》，不能判断。至于“米人”是字是号，众说纷纭，不过杨瑛昶以“米人”闻，这是无疑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

先秦科技文献《作篇》

王玉德

《作篇》是先秦典籍《世本》中的一篇，较多地追记了我国先民的发明创造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一册

中，说：“一些也许可以称之为技术辞典（或者说发明和发现的记录）的书，是中国有关科学史的很有意义的一类文献，这些书好象完全没有被西方学者注意到，这类书中最古的一本是《世本》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记载传说中的发明家的姓名，内容只是‘伯益作井’、‘胡曹作衣’、‘隶首作数’，一类故事，大多数被提到名字的人物都被看作是黄帝的臣子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科学史有所阐发，而在于它有系统地将传说的技术故事搜集在一起。”

对于《作篇》中的史料，清代学者王谟、孙冯翼、陈其荣、秦嘉谟、张澍、雷学淇、茆泮林、王梓材都曾作过辑佚。他们依传说中的时间先后排列《作篇》，因此，未能突出《作篇》的旨意。我认为，《作篇》的主旨在“作”，我们在研究时，着眼点应放在《作篇》中有关创作的内容上。

《作篇》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：

食用：燧人出火，黄帝造火食，黄帝见百物始穿井，伯（化）益作井，夙（宿）沙作煮盐，少康作秫酒，杜康造酒，仪狄造酒，昆吾作陶，尹寿作镜，雍父作杵臼舂，公输班作碓。

衣着：伏羲制以偁皮嫁娶之礼，黄帝作旃冕，胡曹作冕，胡曹作衣，伯余制衣裳，於则作屣履，鲁昭公作弁。

居住：鯀作城郭，禹作宫，桀作瓦屋。

交通：共鼓货狄作舟，奚仲作车，胲作服牛，相土作乘马，鬲作驾，卫公叔文子作辘轴，韩哀作御。

农业：后稷耕稼，垂作铤耨，鯀作耒耜。

畜牧业：句芒作网罗，杼作甲、矛，挥作弓，夷牟作矢，逢蒙作射，蚩尤作兵。

卫生体育：神农和药济人，巫彭作医，巫咸作医，少康作箕帚，秦穆公作沐，乌曹作博，尧作围棋。

音乐：伏羲作琴瑟，女娲作笙簧，隋作笙竽，垂作钟，夔作乐，叔作磬，夷作鼓。

自然科学：垂作规矩准绳，隶首作数，大挠作甲子，羲和占日，夷区占星气，常仪占月，容成作历，后益作占岁。

文字：苍颉沮诵作书，史皇作图，裸首作画。

等等，可见《作篇》涉及的内容广泛，是一部专记“创作”的文献。虽其内容似乎荒唐无稽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凭空臆造的。梁启超曾怀疑过许多上古文献，唯独不疑《作篇》。他在《太古及三代载记》中说：“考《世本》有《作篇》，专记事物之起原，原书虽亡，群籍征引，尚见崖略。自余传记，言器物创作之主名者尚多，不可悉举。然兑之舞衣，兑之戈，和之弓，垂之竹矢，列在周廷（见《尚书·顾命》）。垂之和钟、叔之离磬、女娲之笙簧，陈于鲁庙（见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）。此皆唐虞前法物，流传有绪，而宝藏逮西周、春秋之世者，则起原甚早，殊不诬也。……故吾以为正以其中骇之记载，不足以明其伪，反足以明其真也。”

《作篇》除了可用文献印证外，还可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加以证明。例如：《作篇》记载了“隋作竽”，唐宋以来的学者一直以为竽就是笙，有的人甚至否认有“竽”其物。自从1973年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出佚失了两千年之久的竽，才证实了“隋作竽”是有根据的。又，《作篇》记载了“蚩尤作兵”，由于缺乏物证，一直不能确定原始社会末期是否生产铜器，自从在甘肃齐家文化出土了铜器，才证实了“蚩尤作兵”不是胡言。

《作篇》中的“作”者往往是时代或部落的代名词，如燧人、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蚩尤、夙沙。正如吕思勉在《先秦史》第十二章所云：“以一人而有所发明者甚希，一部族有所专长则不乏，此亦其所处之境，或其独有之物产使然也。”

《作篇》中不谈鬼神迷信，不尚空言，而是集中记载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农业、畜牧业等方面的事情。它特别重视生产工具，如舂、杵、臼、碓、铤、耨、耒、耜、网、罗、甲、矛、弓、矢、兵、舟、车等。工具是检验生产力水平的天然尺度，

《作篇》能注意到工具，说明它是唯物的。

当然也须指出，《作篇》并非白璧无瑕，它词条太简，难于稽实；载事未全，尚多疏忽；间有附会，混杂不清……但是，我们不应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苛求它，何况小疵难掩大醇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

《文献》杂志1988年篇目索引

(总第35—38期)

林 敏 编

文 学

- 商颂作于殷商述考 常 教①
毛传要例阐微 冯浩菲②
老子及其美学思想 李戏鱼①
宋刻本《南华真经注》 王玉良①
日本所存《文馆词林》中的王粲《七释》 林家骊③
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序 顾廷龙③
北图藏《杜诗先后解》明抄残帙述略 林继中④
钱起诗歌系年补遗 王定璋①
大历诗风 蒋 寅④
《全唐诗·凡例》一则辨正 陈耀东③
《全宋文》序 缪 钺②
新发现的宋刻本邵尧夫诗集 胡迎建④
柳永赠孙可久诗 丰家骅④
《黄庭坚家世考》订补 王 毅③
《永乐大典》中南宋诗人姓名考异九则 费君清④
词人张元幹世系 官桂铨④
《杨万里传》补订 周启成④